



老北京风情

煤渣胡同
MEIZHA HUTONG

消失的煤渣胡同

李炳华

李炳华◎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消失的煤渣胡同

李炳华



李炳华◎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煤渣胡同 / 李炳华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68 - 2920 - 5

I. ①消… II. ①李…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6864 号

封面题字 / 欧阳中石

责任编辑 / 庞 元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2.5

字 数 / 33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68 - 2920 - 5

定 价 /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这个平淡无奇的书名中说的煤渣胡同，是北京市东城区紧邻王府井大街的一条长有几百年历史、短仅几百米的小胡同。1949年北平获得解放，我的父母随大军进城后，就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居住在这里。现在它面目全非了，或者快消失了吧。

本书辑录的百来篇稿件，绝大多数已在不同的报刊先后发表过，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一些事情；第二部分，是对北京胡同街巷故居老宅的寻访记述；第三部分，是我在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工作时采写的部分稿件。

本书的第一部分，篇幅不多，都是与个人经历有关的事情，如我的父亲母亲，我幼时居住的胡同院落，我曾经就读的几个学校，我上山下乡期间的留影，我有幸参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东鳞西爪，零碎杂乱，但自认有点意义或有点意思，充其量属敝帚自珍，所以形诸笔墨，只为存留记忆，陆续写出来后，也都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寻访、浏览、感悟新老北京的文字。以前写的同类题材的百多篇稿件，先在深圳《晶报》的“皇城根下”专栏刊发，后由东方出版社于2009年6月结集出版了《皇城根随想》一书，那以后仍继续写了一些，还是想对改革开放以后首都的巨大变化起一点记录和见证的作用，也有几篇的视线越出了北京城，多数也已经见诸京城内外的报纸。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我在香港《大公报》北京办事处工作期间所写的部分稿件。我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那里工作，几年间采写了大量稿件，现在挑选一些通讯、特写或特稿，按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不限于北京的范畴，但稿件内容没作任何删改或文字变动，仍是当时发表的原貌原样，只是为了编这本书体例上的规范，不少稿件新拟了标题。

我的妹妹李东东帮忙请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这本小书题写书名，欧阳先生不嫌弃，不挑剔，欣然命笔，题写了书名，真正让我感戴莫名。其实，早在25年前，我曾与欧阳中石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85年12月8日，我与人民日报社的一个朋友前往欧阳先生家里晤谈，回来后写了一篇访谈稿件，刊登在1986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上。为感谢欧阳中石先生为本书的题字，我把那篇访谈也收录到书里，只改了标题，内容仍是25年前的原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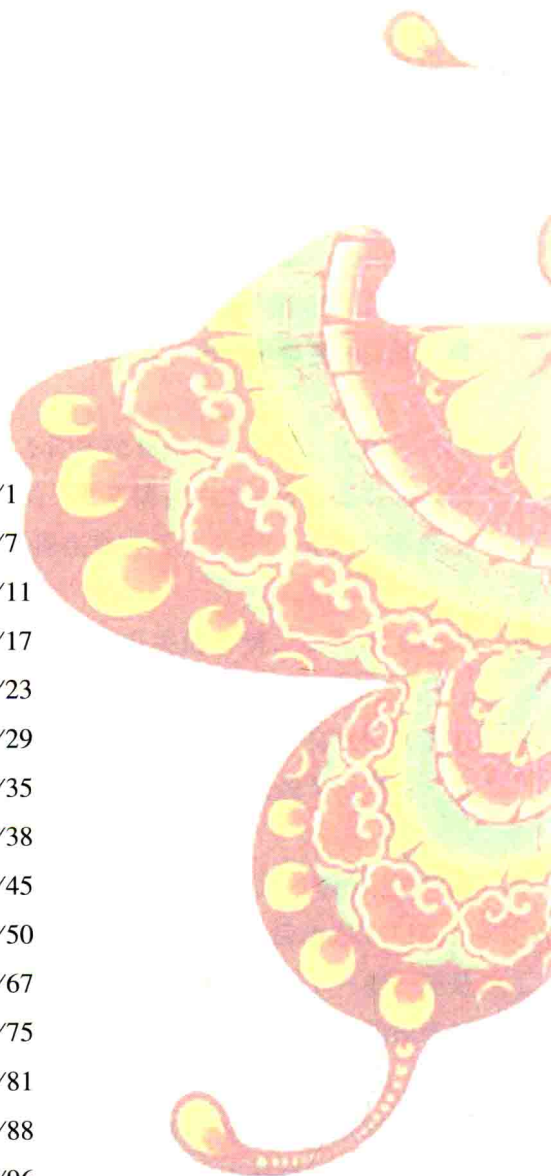
再看一二十年前的记述性文字，如果读者不仅能从中寻访北京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巨变，还能体味到普通百姓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某种演化变迁，感悟到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潜移默化又明显深刻的蜕变进步，也可算作本书的一点价值吧。

李炳华

2012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煤渣胡同二号院	/1
消失的煤渣胡同	/7
香山慈幼院忆述	/11
柬埔寨王子同学	/17
北大附中的记忆	/23
云南的知青生活	/29
一张珍贵的贺卡	/35
父亲的最后岁月	/38
迟浩田书赠李庄	/45
耀邦就职中宣部	/50
迎取刘少奇骨灰	/67
散撒刘主席灵骨	/75
班禅创办佛学院	/81
朱厚泽到任离职	/88
英灵常勉共青城	/96
新华门前世今生	/100
丰泽园前演耕礼	/105
国宾馆里古钓台	/109



- 
- 帽儿胡同访可园 /114
古玉河重见天日 /118
怀念莫斯科餐厅 /123
北京的朝鲜餐厅 /126
北京的台湾会馆 /129
拈花寺火灾示警 /133
金融街里城隍庙 /136
重振隆福寺商圈 /139
花市火神庙新生 /142
三眼井又现文物 /145
别崇文门菜市场 /147
怎么保护孚王府 /151
从高考想起贡院 /155
谈崇文宣武消失 /159
通州重现芦苇荡 /165
北京的鲁迅中学 /167
观览直隶总督署 /169
谒许世友将军墓 /173
万民欢聚国旗升 /175
危房改造换新貌 /177
天桥现故都风情 /179
河北旅游新去处 /182
周日的议价市场 /185
春节晚会求创新 /187
京华兴旺迎金鸡 /189
泰女按摩现京城 /191
北京现“国际红娘” /193
北京商业大发展 /195
旅游胜地炎帝陵 /198
海陵岛上建新城 /200

- 仿膳广场店开业 /203
燕山脉上看土星 /205
蓟县长城二碑林 /208
北京的“世界之门” /210
期待着再度辉煌 /212
应提倡死不占地 /214
京华爆竹声绝响 /216
京华文化《天桥梦》 /218
雅俗共赏的春晚 /220
北京艺术博物馆 /223
京城春节“吃”为先 /227
吉祥号名酒拍卖 /229
新世纪的新北京 /231
炎黄子孙祭轩辕 /234
常书鸿守望敦煌 /237
塞上风光在京门 /240
张家界的大旅游 /243
民间艺展开眼界 /246
京刹迎古佛归宗 /249
徽学与黄山交辉 /251
使节夫人学川菜 /255
祝萧乾八五大寿 /257
北京春节前杂写 /260
春节团拜会侧记 /262
北京市春节即景 /264
人间自有真情在 /266
第12亿人诞生记 /269
恭王府遐迹名传 /271
请呵护濒危动物 /278
时逢盛世续修书 /280



- 故宫地下文物库 /282
- 张家界市长访谈 /284
- 得天独厚话庐山 /286
- 最大毛皮集散地 /289
- 菜香不怕小巷深 /291
- 京华圣诞新潮流 /294
- 景山学校的特色 /296
- 京华文化气息浓 /298
- 京西游趣数房山 /300
- 人大大会堂澳门厅 /302
- 巨型宫灯迎回归 /307
- “双喜临门”话京华 /310
- 廿万人观看升旗 /312
- 为孩子献出爱心 /314
- 惊世骇俗的婚礼 /316
- 新年音乐会追记 /318
- 情感聚焦在香江 /320
- 京城年味更浓郁 /322
- 108 响钟声迎牛年 /325
- 正定重修赵云庙 /327
- 京建国耻纪念地 /330
- 香港厅巨型屏风 /332
- 世纪庆典的颂歌 /334
- 香港土撒社稷坛 /336
- 黄海又添一明珠 /338
- 摩警巡逻天安门 /340
- 爱北京捐城墙砖 /341
- 香港上海采火种 /343
- 圣诞礼品受欢迎 /345
- 访欧阳中石先生 /347



煤渣胡同二号院

我这里所说的煤渣胡同2号院，目前的门牌是3号，位置在煤渣胡同北侧靠近东口的第二个院落。20世纪50年代时的门牌排列，是从胡同东口北侧第一个院落起，1、2、3、4、5顺序排，至西口折返，从胡同南侧再接序排列至东口。以后改变模式，从东口起，北侧1、3、5号，南侧2、4、6号，分着排列，我们这个院落就从2号变成了3号。但这是我记忆中的院落了，因为它的面貌早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1964年时拆了四合院，建起了楼房，原本的院落根本没有一点旧迹可寻了。

现在我们院门口的墙上，还挂着一块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于1993年制作的铜牌，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对煤渣胡同作了简略的介绍，内容为：

煤渣胡同 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校尉胡同，全长316米，宽8米。明属澄清坊，称煤炸胡同，清光绪时称煤渣胡同，沿用至今。清朝这里设有神机营衙门，北洋军阀冯国璋府邸在此。今胡同东口的基督教青年会旧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煤渣胡同说明牌

北京城地理、民俗和市井风貌具有深厚内涵的代表是胡同和四合院，胡同之名起自元代，而对胡同的命名，又多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需要，从口耳相传到约定俗成，最终形诸文字，千百年来几经改朝换代，变化也很大，但不外乎以地形、景物、建筑、人物、市场、用品乃至事件等为依据，而“煤炸胡同”之得名却不知所取何义，居然也使用了数百年，至清末才改用同音的“煤渣胡同”之名。

煤渣胡同在明代为京城澄清坊所属。按当时的规制，北京全城分为三十六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下才是胡同。这种城市社会生活和居民管理一层层辖制的组织形式，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水平都是极高的。千百年来基本延续至今，如城市分区县，区县下设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又统辖多少个居委会，此类的户籍制度，传承下来的，大体还是这个格局。

按现在的实际情况，煤渣胡同只有 316 米长、8 米宽，东口开在米市大街，西口可望新东安市场，真正一条小胡同，而且依傍着王府井、帅府园。即不论名称的大度与小气、文雅与粗俗，从哪个方面煤渣胡同似乎都无法与后者相比，但细作考究，其还是胸中大有丘壑的。我小的时候，除胡同东口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个西式两层楼房的建筑外，不长的胡同里全是典型的京式四合院，并且高台阶、大宅门的院落有好几个，清幽、静谧，远非现在的嘈杂、破败景象。衡诸旧京“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特点，煤渣胡同在清代绝对是富人贵人所居的高雅之地。而我们这个 2 号院，自南向北有四重院落，面阔进深，气度恢宏。小时候听一位曾在我家当“大娘”的旗人保姆说这里原本是个王府，遍查有关典籍，没有此类记载，可知此说不确，但可以想见这个院落的不凡，应该就是神机营衙门了。

说到神机营，在清末同、光两朝，是个极不简单的物事。当时京城官场中被公认走上当官终南捷径的有四种人，概括为“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即为年轻皇帝启蒙授业的老师，自为“帝师”；当国执政的王爷的亲信重臣，是为“王佐”；出使被称为“鬼子”国度的西洋各国的使节，拟为“鬼使”；在八旗精华所萃的神机营当差的官员佐杂，视为“神差”。

同治初年，清王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扑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此时的满清王朝已腐朽衰颓，所谓满营的八旗雄风早荡然无存，绿营的腐败透顶亦有目共睹。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征战，全靠曾、左、胡、李等汉大臣自行招募和自

筹薪饷的湘军和后起的淮军，旗人的军队连摆设的作用都不具备了。但军权尽归汉人的旁落局面又令清廷不安不甘，遂对神机营赋予极大希望，派同治皇帝胞叔、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亲自掌管，类似于天子亲军的地位，也被寄以步武祖宗神勇、重振八旗雄风的重任。以后光绪接堂兄同治继位，醇亲王因身份特殊，不再直接管神机营，则由其儿女亲家“僧王”僧格林沁的儿子伯彦纳谟统辖带。“伯王”出自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皇太后一族，为号称满蒙一家的清王朝第一至戚。在晚清历史上有独特作用的荣禄，也就是从帮助醇亲王经管神机营的副手而起家的。于此都可见神机营身份的尊贵和地位的重要。

神机营衙门设在煤渣胡同，证明煤渣胡同确有不凡之处，至少具备内城枢要方位，房屋要好要多、院落要大要雅等基本条件。清末震钧所著的《天咫偶闻》一书，对神机营衙门专有描述，其中写道：“神机营署，在煤渣胡同。同治初，设选八旗精锐，别立此营。总以亲王大臣，无定员。其下全营翼长二人。其下分为文案、营务、印务、粮饷、核对、稿案六处，各有翼长、委员。此外军火局、枪炮厂、军器库、机器局，各有专司，共兵万五千余名。自设立后，八旗京官竞来投效。文案处委员至一百六十余员，营务处一百八十余员，而书手不在此数，庚子以后废。”

从震钧颇为翔实的记述就能想见神机营衙门的庞大。养这点兵，还专设有军火局、枪炮厂、机器局等。主管营中事务的分六个处，仅文案、营务两处的委员就有340多人，真正办事的“书手”尚“不在此数”，可知冗员之多之滥，也可想象当时煤渣胡同的这个院落车水马龙、人员川流不息的热闹景况。不过被视为“劲旅”的神机营从未经过阵仗也从未争气，那些兵大爷托着鸟笼子“出操”或者让下人代为“点卯”的情景，早就成了京城百姓口中的笑料，是清王朝腐败透顶到无可救药的印证。不久神机营在王府井大街上的操练场慢慢荒疏成了空地，终于被改作集贸市场，以后演变成了东安市场。

到北京和平解放之时，煤渣胡同2号院已是国民党在北平所办的英文《时事日报》社。当时按系统对口接管，《时事日报》社即由人民日报社接管，报社所接管的两个主要地方，还有王府井大街的国民党《华北日报》社。最初那里也是一片平房院落，地方比煤渣胡同的还大，因此作为报社的办公地，1952年建起了四层的南楼，1956年又盖了五层的北楼，长期作为中央党报办公的地方，直至“文革”后报社迁往东郊现址。那时盖的两栋楼即是现在王府井大街上的

好友商场等。煤渣胡同2号这个院落，则部分办公，部分为工作人员居家。

人民日报社大批人员进入北京，于1949年初接管入住的煤渣胡同2号院，分为从南向北的四重院落。大门开在院落偏东，入门一座不算很大的影壁，东侧为传达室，里外三间房，西侧为一排南房，及一个东西向狭长的院子，再跨一门进入二进院，是气派规整的五开间北房和三开间东西厢房。从东侧过道绕过去，最初还有一道垂花门，仿佛大宅院里内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入内就是三进院，也是五开间的北房和三开间的东西厢房。再从东侧过道进入四进院，仍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和一排北房。在整栋院落的西侧，还有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的三个跨院；而整栋院落的东侧，还有一个礼堂，里面排列电影院中的折叠排椅，可容数百人开大会。

最开始煤渣胡同2号院的功能主要也是工作区，如二进院的北房是报社的图书馆和资料室，西厢房是采通部的通联科；三进院的北房是报社的大会议室；四进院的北房是采通部的办公室。报社主要负责人的家也在院里，如社长张磐石的家就在西侧第一个跨院；当时的副总编辑安岗家住在第三个跨院；中间的第二个跨院作为采通部负责人的办公室，安岗和时任采通部主任李庄等人在里边上班。到1950年1月，张磐石调往华北局工作，家也搬离此院，继任的社长范长江的家就住进了第一个跨院。



人民日报采通部人员摄于煤渣胡同2号院

1952年后，随着报社在王府井楼房的建成，所有办公室陆续都迁往那里，煤渣胡同2号院遂成了报社的宿舍。因为这里离报社近，步行即可前往上班，房子也还好，所以报社主要负责人的家都在这里。如1952年调任报社总编辑的邓拓，住进了安岗已搬离的第三个跨院。当时撤消大区的报纸，胡绩伟、王揖分别从西北、东北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胡绩伟家住进了第二个跨院，王揖家住进了第一个跨院，那时范长江同志已调国家科委工作并搬离煤渣胡同了。

应该就在那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适应从办公改成居家的需要，煤渣胡同2号院做了一些施工变化，但完全无损于院落格局，如一二两进院落的墙拆除，成了一个大的四合院。二三两进院落的垂花门也拆除；原来作为图书馆和会议室的两座北房，有外挑突出的廊檐，房前还有粗大的圆柱，房子都做了展宽，内里分隔成南北朝向的十间房屋，分为两家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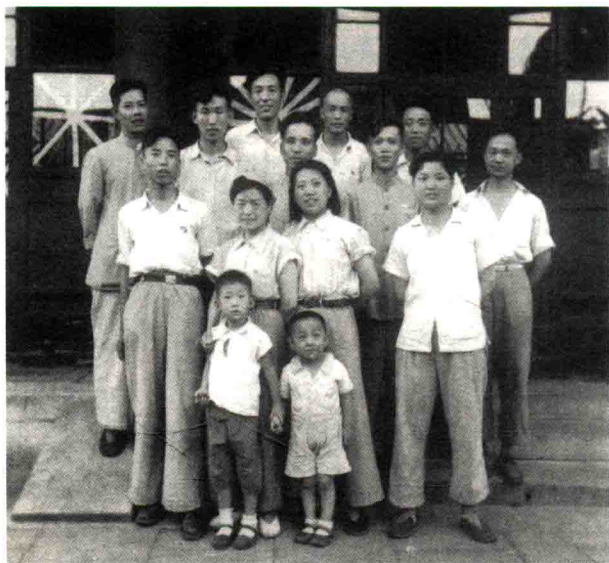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父母一直都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他们一进城就工作和生活 在煤渣胡同2号院，最初几年的事情，我因为太小而浑然不知，但有些事后来听父母讲过，就一直没有忘记。如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煤渣胡同2号院因为有大会议室和礼堂，所以成了报社搞运动的主要地方。在礼堂开全社大会，追问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的所谓贪污问题，在一片“左”的氛围和革命激情的作用下，没问题的人也被迫搜索枯肠地作交代。而在大会议室开的编辑部人员会议，更是抓住某些人的生活问题，穷追不舍，连着开了8天会，惊动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他亲自来到这里旁听会议并向大家作比较公允的说明和排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煤渣胡同2号院的记忆也慢慢多了起来，邓拓同志在院里住到1957年后，搬往遂安伯胡同，陈浚一家搬进了第三个跨院。记得那时的住户还有华君武、杜波、肖航、张潮、钟灵、肖风、凌建华、李何、牛健、钟立群等叔叔、伯伯家。我家较长时间住在二进院西厢房的三间房；北屋分隔成的十间房屋，西侧住着肖风家，东侧住着瞿秋白独女瞿独伊和李何一家。后来李何、瞿独伊家搬往遂安伯胡同，我们家搬到了北房，住房的朝向和面积都有了改善。而我们原来住的西厢房，则住进了由周总理文教秘书调到报社工作的康英阿姨一家。

那时的大院落，住着这么多家，关系非常和睦，因为父辈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孩子们年龄相仿则成了很好的玩伴，几乎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而且印证起今天的生活状况，更感觉到那时人们生活能力的坚强。举个例子说，当时除去三个跨院各有厕所外，整个大院只在两进院的过道处有一个男女分开的公用

厕所，我记得男厕所内只有两个蹲坑和两个小便池，这居然足够全院使用，没有人叫喊过如厕难。那时的房屋根本没有暖气设备，家家户户过冬都烧煤炉，取暖烧水都靠它，也都过得挺好。因为邓拓等报社的负责人住家在此，报社还在这里专门办了一个食堂，只有一位大师傅加上一位帮工，就可以把全院各家的饭都包起来。这个食堂设在一进大院的南房西头，与之相邻的两间房子作为餐厅，打了饭就可以在那里吃，一家一个桌子，热闹得很。后来感觉房子紧张，就撤了餐厅，各家打了饭回各家吃。

院子里虽然做过一些施工改动，但格局不变，也一直没有如现在大杂院里星罗棋布般加盖的小厨房、储藏室等物。前后两个大院子都是一水的方砖漫地。前院规整宽大，我上小学期间学骑自行车，就是在前院绕圈学会的。中院有两棵极大的海棠树，如撑起的两把华盖，使中院总是浓荫满地，到夏天开出满树白花，闻到的气息都是芳香的。秋后海棠果成熟，那收获时节是全院孩子们的节日一般，胆大的孩子爬上树，其他人在树下用竹竿打，落果撒满一地，大家收拢起来，然后用脸盆为量器和工具分送各家，可以乐和两三天的光景呢。三年困难时



我的父母李庄和赵培蓝等人 20 世纪 50 年代摄于煤渣胡同 2 号院

期，人们普遍吃不饱肚子，大院里的住户也搞过生产自救活动，几乎家家养鸡收蛋，而且把满院铺的方砖掀起，开辟出好几块菜地，使这座深宅大院平添了几许田园风光。

令人遗憾的是，煤渣胡同 2 号院在 1964 年就遭遇了拆迁的命运，只一年的时间，院落原址上立起了一座五层的楼房。新房建成，我们家仍搬回来住，但已难寻觅四合院特有和独有的韵味了。

消失的煤渣胡同

2009年10月16日，是中国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诞辰90周年纪念日。2010年10月23日，是范长江悲愤辞世40周年的忌日。当年他被发现死于河南干校的一口枯井内，因而被诬“畏罪自杀”。现在看，“文革”初起时悲愤殉



煤渣胡同说明牌

国的田家英、邓拓、老舍以及范长江等敢于以死抗争的文人，才是真正有思想、有信念、有气节、可杀不可辱的民族精英。去年范长江在四川省内江市田家乡赵家坝村的故居已被重新维修开辟为范长江纪念馆；而范长江的长公子范苏苏不久前来到北京市东城区煤渣胡同3号院，试图寻访范长江50年代初期在此居住时的遗迹，当然已经没有半点踪迹可寻了。

我家住在煤渣胡同3号院，至今已60年了。现在这条胡同南半部是北京城里最大的建筑工地，系协和医院的改扩建工程，随着这片高楼的崛起和竣工使用，今后煤渣胡同必将拓宽为一条街道，当然还可能使用煤渣胡同的名称，但这条原本由众多四合院组成、存在了几百年的老胡同已彻底成为历史，并会迅速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煤渣胡同靠近皇城，入清后这里属镶白旗所辖。满清八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名义上由皇帝亲将，属于上三旗，其余为下五旗，而镶白旗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统属，在下五旗中居首。有清一代，北京城形成了“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格局特点，煤渣胡同就居于“东富”地块的中心位置，历史上或有重要衙门，或有贵人居住，如清末的神机营衙门、北洋政府时期的冯国璋府邸即在此，曾是车马喧阗、人员川流不息的地方。

按现在的实际情况，煤渣胡同不长也不宽，东口开在米市大街，西口可望新东安市场，真正一条小胡同，而清末却有相当煊赫的名声，就因为神机营衙门设在此地。据《顺天府志》记载：“煤渣胡同，渣亦作炸，神机营衙门在焉。又神机营衙门，咸丰十一年建。特派亲王佩带印钥，总理事务。……每年两季拨队前往南苑扎营操演。”这是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时，有感于旗人军队的衰落，在几乎名存实亡的锐健营、火器营、善扑营之外，新组建的八旗劲旅，将弁兵卒达一万五千人，不过除了名字起得好听外，每年仅有两次劳民伤财的所谓操练，实际一无用处。

神机营衙门设在煤渣胡同，证明这里具备内城枢要方位、房屋要好要多、院落要大要雅等基本条件。清末震钧所著的《天咫偶闻》一书，对神机营衙门有很具体的描述。他的一位也做高官的世交就住家在煤渣胡同，恰与神机营衙门为邻，震钧写其“戏署门云：门迎风阙高轩过；宅傍驹营天马来。”不知以其为荣耀还是为戏谑。



在煤渣胡同举行的协和医院扩建工程奠基